

## 台湾华语词汇转类及华语方言词 词汇化类型研究

陈菘霖

**摘要：**本文以台湾华语为分析对象，讨论两大类名词与动词的转类，原因是这两类词性在世界的语言分布当中是最典型的词类。由语料分析可以见到台湾华语动词产生及物及非及物性、形容词、副词的转类；而名词则转类为形容词、量词等。除此，本文也分析华语中方言词词汇化类型，一共有五种分布，但哪一种类型最多未来还需要透过数据整理分析。

**关键词：**台湾华语；词性；转类；词汇化；方言词

**作者：**陈菘霖，台湾政治大学语言学博士。现职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法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闽方言和词汇语意学。曾在《当代中国研究》《汉语学报》《海外华文教育》《中国语文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南大语言文化学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华语文教学研究》世界华文学会，发表数篇文章。

**Title:** A study on the Conversion of Taiwanese Mandarin and the Lexicalization of Dialect Word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aiwanese Mandarin, focusing on two sets of conversion: nouns and verbs.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se two components are the most common parts of speech in the world's language distribution. From the main analysis, we can see that Taiwanese Mandarin verbs produce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adjectives and adverbs. And the nouns are transformed into adjectives and quantifier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lexicalization of Chinese dialect words. There are five types of dialect grouping, but to know which one will remain dominant in the future will requires further study and analysis.

**Keywords:** Taiwanese Mandarin, parts-of-speech, lexical conversion, lexicalization, dialect words

**Authors:** Chen Sunclin,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 is Chinese linguistics, with focus on semantic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morphology, and dialectology, from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His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andarin and South Min, especially the issues on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s well as cognitive-semantic functions of languages. His research interest and publication also extend to studies on pedagogical grammar in Chinese.

## 一、引言

语言学家认为人类语言的特征至少有“任意性”、“二层性”、“移位性”、“创造性”。所谓的“创造性”也可称为“能产性”（productivity），也就是当某种新的语言形式出现时，语言使用者可根据这项新形式的模组（module）进行各项加工手段，最典型的用例像是台湾华语早期出现的“XX族”，以及近期受大陆语言接触影响的“XX哥/姊”。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语言形式都完全能产，而是须具备高频的基础上进一步“类推”（analogy）。<sup>1</sup> Hopper & Traugott 称“类推”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聚合”（paradigmatic）作用。<sup>2</sup>

转类（conversion）即构词学中的“零位派生”（zero derivation）也就是指某个词形式上没有附加成分而转换为另一种词类<sup>3</sup>。1940年代王力其著作《中国语法纲要》（Theories of Chinese

1 Heine and Kuteva: *The genesis of grammar: a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2-103.

2 Hopper, P. and E.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1.

3 感谢匿名审查人指出“破”，本来就有及物的用法，如“破门而入”“破功”“破旧”等。我们附加闽南方言中也有及物用法像是“破甘蔗”、“破柴”这里的“破”就是表示剖开、劈开。然而，随着语言变化“破”的宾语类型不仅是具体名词，也能泛化为抽象名词。

Grammar) 使用了西方语言学的“Parataxis”和“Hypotaxis”并将前者翻译为“意合法”后者为“形合法”。<sup>4</sup> Tse 认为这两种概念的变异可体现在四个面向: Nature of combination (组合性质) 也就是指结构组织与连结性。Target of combination (组合目的) 包含句法的单词、句子与句子、短语的组合限制, 词法层面词素形成复合或是缩写。Paratactic devices (并列的方法) 包括连接词、副词、介词和任何其他单词或具有相同目的的词组。Scope of application (应用范围) 在语法领域, 重点不仅在于合乎逻辑的形式也在乎如何陈述使用。<sup>5</sup>

Tse 所总结“意合法”与“形合法”的四个变异, 点出了应用范围的重要性。明确的说“意合法”与“形合法”的变化并非只是单纯的构词形态 (Morphological) 或是句法 (Syntactic) 现象。王力认为判别词汇的用法以及词法功能, 必须从整个句子中思考看和哪些词搭配, 构成怎样的句法关系, 并考虑上下文语境。<sup>6</sup> 基于王力的精神, 邢福义、汪国胜则使用“词类活用”来诠释词汇义项在动态语境 (Emergent situation) 的生成。<sup>7</sup> 也就是因为临时借用, 将某类词改用为另一类词。简而言之, 词类的活用与判断需落实在语句层次的观察并透过语境理解。如果在某个特定语境下, 高频地使用某个形式将经由类推产生新的功能及意义。例如: 台湾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摩托车”又称为“机车”作为名词。但在表达不悦不快的情境里成了粗骂的形容词。例如“张三很机车”(表示张三很难搞)。当“机车”在生活中产生某种隐喻意义后, 成为现下意义的高频词汇。这种由名词转类为形容词的用法还有“请问大家一个很芭乐的问题”, “芭乐”即水果芭乐 (Guava)。用“芭乐”来形容陈腔滥调、俗套的事物。因为是最普遍出现的水果, 当隐喻义固化后成为高频词。上述其背后的语用动机或因诙谐或因委婉所致。除此之外, 还有动词名词的转类, 例如: “祭”作为动词使用, 用

4 王力:《中国语法纲要》,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年, 第87页。

5 Yiu-Kay Tse: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3(16), 2010, pp. 351-359.

6 王力:《古代汉语》(修订版) 第一册,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9年, 第341页。

7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现代汉语》,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65-71页。

以“祭天”、“祭祖”等，但台湾华语活用为名词，如：“客家桐花祭”、“盛夏芒果冰品祭”原因是借入日语外来词的转类现象<sup>8</sup>。

本文讨论台湾华语词汇类推及其转类的表现，并试图探究这些现象的成因。同时，也将分析台湾华语词汇中的词汇化类型。藉以呼应前述学者强调在语境中的转类变化以及华语意合法功能的概念。语料的来源包括了电子新闻媒体、书面新闻报纸、口语流传，并参考颜秀珊附录中 190 条“台湾华语方言词语料”做为部分语料分析。<sup>9</sup>

## 二、动词转类

### (一) 及物性活用

现代语言学对于词类 (categories) 的划分，目前有一个共识：名词和动词是基本词类。这种区分是一种原型词类 (protocategory) 概念，其他具有实体意义的都是从这两类派生而来。<sup>10</sup> 区分动词名词，最简便的方式是用“不”或“没”检测，其余还可用正反问句 (V 不 V) 及能否带体标记 (aspect) 辨别。<sup>11</sup> 其次，从语法功能也可将动词分为及物和不及物两类。根据望月圭子的文献指出，动词或动词的语干同时有及物和不及物用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语言里，称之为“及物与不及物交替” (transitivity

8 感谢匿名审查人指出“祭”原先也有名词用法，如“家祭无忘告乃翁”。根据中研院平衡语料库所观察出现 58 笔“祭”。“祭”的名词用法有 15 笔如“雪祭”、“醮祭”、“妈祖升天千年祭”等。其余 43 笔都是动词如“祭鬼”、“祭祖”、“祭孔”、“祭一下五脏庙”等。所以就比例上来说，名词的用法少于动词，但因为外来语的推动使得名词“祭”经常出现一些特定的节日日期。

9 颜秀珊：《台湾华语中的闽南方言词初探》，《新竹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49-68 页。

10 Quirk. R. and S. Greenbaum: *A university grammar of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87, p. 441.

11 赵元任著，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33 页；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 期，第 154-170 页；邢福义：《汉语语法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15-320 页；刘月华、潘文娉、故鞅：《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45-49 页。

alternation)。<sup>12</sup> 如下英语“break”的用法：

- (1) The glass broke. (起动不及物 (Inchoative Intransitive))
- (2) John broke the glass. (使动及物 (Causative Transitive))

接着她指出现代汉语的“破”只有不及物用法，除非以复合动词形式（弄破杯子）出现才能有及物用法。固然，我们认同这样的分析，但在动态语言系统中似乎底下的“破”就可当作及物性动词看待<sup>13</sup>。

- (3) 延长赛绝杀阿根廷德破魔咒捧第4冠。(联合晚报)
- (4) 睽违8年再合体！Jolin、Elva破心结传闻。  
(奇摩新闻)
- (5) 伊核谈判：破“技术结”须先破心结。(新华网)

语义上来说这里的“破”即为复合动词“破除”，表示“突破改除”因此能说“破除迷信”、“破除旧思想”。但上述三例动词“破”俨然已经吸收“除”的语义，形成词汇融合 (incorporate) 以单一词形表达完整的意思，句法上带有施事主语而宾语都是抽象名词。需要说明的是，及物的“破”除了语义吸收 (semantic absorption) 也有历史演变的因素<sup>14</sup>，同时此类用法目前只出现在书面华语。除此，规范使用的动词“睡”是陈述主语的睡眠状态，因此不能带有宾语。但近期动词“睡”也已经产生及物性的变化，如下用法：

- 
- 12 望月圭子：《汉语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日本学生的学习困难点》，第七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世界华文教育学会，2003年，第1-12页。
  - 13 除了此种“双起点”的词类派生观点外，认为名词才是最基本的词类，之后派生动词及其他词类，属于“单起点”观点。参阅 Heine and Kuteva: *The genesis of grammar: a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9.
  - 14 宋亚云 (2009) 做过汉语动词做格化的历史演变。因本文讨论为现代汉语，故仅提供参考。

- (6) 张三<sup>15</sup>睡老婆闺蜜挨轰恶心。(奇摩新闻)  
 (7) 真爱初体验,阿花全裸睡嫩男。(Ilooker 电影网)  
 (8) 李四被绯闻疑云缠绕甚至还遭指涉“睡人妻”。  
 (NOW NEWS)

这里的动词“睡”必须有一个动作的主事者,以及一个被“睡”的受事者形成了及物性,语义上不再只是单纯的陈述主语睡眠状态。及物性的“睡”带有贬义,一般都是表达偷情或是身份不相等的情况下产生男女关系,和一般约定俗成词汇化的“睡美人”截然相反。底下,再看两个例子“亏”及“冻”。表示亏损、减少的“亏”带有及物性如:“亏本”。而“冻”也是以复合形式产生及物性如:“冻结资金”。但在底下例句中,使用单一动词表达及物用法和“破”的语法功能相同。先看“亏”:

- (9) 严禁性骚扰和亏妹亏帅哥的事情发生。(奇摩新闻)  
 (10) 夜店亏妹!一夜情染“梅毒”。(东森新闻)  
 (11) 张三宜兰扫街戴墨镜被亏像黑社会。(联合新闻网)  
 (12) 李四第3箭被亏像飞镖。(聚财网)

上述四例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及结构。(9)(10)的“亏”表示“搭讪”、“攀谈”与本义表使受损、受害的意思不同。而且这种攀附义的“亏”宾语只能为人,不能是动物或事件。我们推测这个“亏”可能是“窥”的借音字,按《王力古汉语字典》载“窥”表示“窃视”如:“故为人臣者窥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韩非子备内》)。又如“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过秦论》)。“窥”表达了觊觎、窥欲的行为和(9)(10)两例对美女、俊男人物的追求有语义上的引申。例(11)(12)使用了“被”字句,照其句法结构“被”字句的动词须为动作及物动词,其主语是受事者并带补语成分。<sup>16</sup>从两例的结构来看“亏”表示讥讽、嘲讽的物件是主语,即动词“亏”的语义宾语。此种用法

15 为了维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涉及人名者,男性一律使用张三、李四代称,女性用阿花以下各例亦同。

16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234.

同于口语中的“被损”、“被酸”。而且前分句和补语间造成语义对比“戴墨镜”被说成“黑社会”，“箭”说成“飞镖”清楚的呈现“亏”的讽刺、讥笑效果。

接续谈“冻”。“冻”的本义是凝结不动的状态，其后引申到事态停滞不前或保持当下情况，后面可以带受事宾语，如下例：

- (13) 晚婚留后代价 10 万熟女冻卵暴增。(苹果日报)
- (14) 冻龄抗老！吃 4 种高维生素 C 水果。(奇摩新闻)
- (15) 莫忘来时路—冻省代价太高。(中时电子报)
- (16) 抗议薪资冻涨英医疗人员罢工。(奇摩新闻)

这四例用单一动词“冻”表达了“冻结”意义。对比一下(13)和其他三例，“冻卵”相较于“冻龄”、“冻省”、“冻涨”宾语属性较为具体，其他三例则是抽象的名词。足见“冻”的宾语对象由实到虚的泛化（generalization）。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5)“冻省”是1997年台湾政府组织调整即台湾省虚级化，藉由“冻”让形象更具体生动甚至传达身体觉识的感受。(16)“冻涨”表示工资没有调涨，从词汇的字面义转到隐喻义同时也产生的词类变化。

## （二）动词活用为副词

实词到虚词的变化或称虚化或称语法化。张谊生列举副词语法化的三阶段：1. 实词向副词转化；2. 副词由略虚向较虚变化；3. 副词向更虚的词类转变。<sup>17</sup> 本文只讨论阶段一的变化。兹举动词“超”为例其本义表示“越过”、“高出”。如：“超越颠峰”、“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后汉书冯衍传》。现在引申为程度副词表示“很”、“非常”、“极”如下：

- (17) 阿花被拍露半球超生气。(奇摩新闻)
- (18) 土耳其出现愤怒猫，超怒表情惹人爱。(东森新闻)
- (19) 王品退费超麻烦民怨。(三立新闻)

17 张谊生：《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第51-63页。



(20) SONY 设无聊办公室！让员工超无聊自动离职。

（奇摩新闻）

(21) 超犯规！万元家电不用抽奖直接送。（苹果日报）

“超”作为修饰谓词性的副词，其语义是从表示跨越极致而来，和口语用“死”表极度程度相同如死白、死咸。或方言里“死不高兴”、“死爱玩”、“死热”<sup>18</sup>。这种语义变化是通过主观的认知作用而形成包含了隐喻、认知推理。这些例子显示脱离一般常规的认知可用“超”表达，另有“超逼真”、“超有梗”、“超好笑”、“超爱吃”。“超”的转类与活用凸显了词汇语义的分散（diversion）现象，即早期使用“很、满、蛮、挺”等，而现下年轻人使用“超”。由此可见，词汇世代的替换速率快，其语义也就越多义项。“超”表示极致程度的用法，是否来自于“超模”、“超跑”、“超人”？我们认为两者的结构不同，后者是“超”当作形容词修饰名词，其来源是英语形容词“super”对译，前者是动词因认知心理虚化为副词后修饰谓词性。语义上两者都有极致意义，但其来源一个是语言内部变化另一个是外来语译义而来。

### （三）动词活用为名词

英语是利用语根加缀“(at)ion”、“er”、“ing”派生动、名词的活用。华语则是利用句法位置判断像是“科学研究”、“研究科学”，前者“研究”是名词，后者是动词，上述是语言内部的自身调节，显现词汇词性的表达。另一个特殊因素是外来词的借入造成词类活用，以“祭”为例固定常用的“祭祖”、“祭祀”、“祭典”用作动词，一般少见“祭”当作名词使用。但受日语接触影响已大量使用“祭”的名词形式。如下例：

(22) 花莲观光糖厂“赏糖祭”热闹展开。（奇摩新闻）

(23) NOVA 资讯广场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开学祭。

（苹果日报）

18 这里确切的方言是指湖北黄梅方言，资料来源为黄雪晴：《湖北黄梅方言中的程度副词“死”》，《学语文报》，但是因为未标明确切的出版日期以及刊数，因此以补注形式说明。



## (24) 张三东势拜票允推大甲溪观光祭。(奇摩新闻)

“X+祭”的“X”可以是动宾结构像是“赏鲸祭”、“毕业祭”，也可以名词并列“桐花祭”、“花海祭”。究其“祭”由动词活用为名词，概括而论是与“季”的音读、语义有关。名词“季”可表达某一段时间，如“淡季”、“旺季”。然而，受日语借入影响“祭”在日语有动词（祭る-まつる）及名词形（祭り-まつり）两种，名词用法表示各种庆祝活动或是节日如：“万博記念公园雪まつり”、“笠间稻荷の菊まつり”、“慰霊祭”（いれいさい）。因此可以说“季”和日语的“祭”产生了训读关系。这类从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语言接触，不仅造成文字、音义的训读，也赋予词汇新的词性。汤廷池主张因为地缘关系，台湾华语与日语词汇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举了由日语创造的新词“场合”、“大本营”、“欧巴桑”。<sup>19</sup>除此，近期常见的“败犬”（負け犬-まけいぬ）、“美魔女”（びまじょ）、“人气”（にんき）也呈现两种语言接触密切。

**（四）动词活用为形容词**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形容词源于动词或名词的衰退，只能作为定语。<sup>20</sup>对于形容词的划分，部分学者认为应该纳入静态动词当中。<sup>21</sup>为了方便理解，本文采用熟知的“形容词”来作为说明。形容词一般不能用于祈使句，不能与体标记“过”合用，只能受程度副词修饰。<sup>22</sup>近期出现一个新的形容词“夯”如下：

19 汤廷池：《汉语词法句法续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100页。

20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1-198页；邓思颖：《形式汉语句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6-88页。

21 何万顺：《汉语中的语法功能及动词分类》，台北：文鹤出版社，1990年，第69-85页；曹逢甫：《台湾话动词研究》，《国科会研究计划报告》，1990年，第68-72页；屈承熹：《汉语功能篇章语法》，台北：文鹤出版社，2010年，第40-51页。

22 屈承熹：《汉语功能篇章语法》，台北：文鹤出版社，2010年，第40-51页。

- (25) 高 CP 是王道万元以下手机夯。(奇摩新闻)  
 (26) 最近很夯的甜甜圈店莫过于这一家了。(食记)  
 (27) YouTube 最夯广告超萌小店长夺下。(奇摩新闻)  
 (28) 王五团队很夯有外县市新市长来挖角。(苹果日报)

“夯”能够作形容词谓语 (25)，也能做定语修饰名词 (26)，亦可受程度副词修饰 (27)(28)。但不能使用体标记“夯-过”或是祈使句“请夯”，足见具有形容词的基本雏形。“夯”的本义为名词表示劳动时的呼声，之后引申为建筑地基的工具。动词表示充胀、胀满（有口难言，气夯破胸脯。《西厢记》）或是用力猛击、以肩举物。关于“夯”的语义演变以及来源，未来可细究“夯”由动词活用为形容词的形成机制、语义分化，以及“夯”是否与方言介入有关，这都是可进一步探源。

为了精确的了解“夯”的使用，我们运用了台湾“国教院语料库索引典系统”以及大陆“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LCU Corpus Center，简称 BCC）观察两岸“夯”的使用差异。

表 1：两岸语料库“夯”的语法功能比较

语料库 \ 词性	副词 + 形容词 (夯)										小计	夯实
	最	很	正	非常	比较	更	可	超	太	特		
副词												
BCC 词次 token (微博)	64	12	6	0	1	1	0	21	7	1	113	217
国教院 / 词次 token	116	39	33	12	7	7	6	120	0	0	340	57

“夯”在国教院的语料库总数为 381 词次；BCC 语料库以“微博”为搜寻范围共出现 771 词次。暂不考虑语料库收入词条总数，可知 BCC 语料库“夯”的总次数高于台湾国教院语料库。但如果从语法关系来看“夯”用作形容词表示“热门”、“受欢迎”的用法在台湾仍占多数约有 340 词次（如表 1 所见），而大陆

BCC 语料库只出现 113 词次。由此可见，“夯”<sup>23</sup> 的形容词用法可视为台湾“社区词”的特征，也就是反应台湾华语与闽南语藉由语言接触产生的训读关系。在我们整理语料的过程中发现“夯实”这个复合词，明显的 BCC 出现的词次高于台湾国教院语料库。“夯实”在 BCC 语料库中主要用以论述政策、制度如：“政策底已逐渐夯实”、“把股市三公基础夯实一步”、“脚踏实地夯实专业技术”、“夯实中国股市的成长基础”，“夯实”的语义表示彻底执行，作为复合动词都可带宾语。由此可见，两岸对于“夯”的使用存在不同的面向，或因语体差异或因语言规范，其发展跟变化态势值得长期观察。

### 三、名词转类

#### (一) 名词活用为形容词

英语由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可以附加“-ful”（hopeful）或是“-ic”（optimistic）等成分。判断汉语的形容词有学者提出可以放入比较句型“A（不）比 BX”中的“X”则为形容词，或是能以重叠形式出现。<sup>24</sup> 除此，也可用程度副词“很”、“太”、“极”做测试。<sup>25</sup> 但他们也注意到这并非绝对是绝对条件，像是“狡猾”就不能说“狡狡猾猾”，但却受程度副词修饰。此种情况即：有些词具有较多成分的相似性，使他们成为此类的典型成员。反之，则是非典型成员。<sup>26</sup> 就目前所观察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基本上是“非典型成员”。因为本身受双音节名词影响，活用为形容词时则无法以重叠方式出现。如下：

23 按照教育部台湾闽南语辞典所载“夯”的闽南语读音为 giâ 作为动词表示以肩举物、发作、涨、上升。实际上“夯”华语语音读为 hāng，表示 1. 用以敲打地基。2. 以夯砸地。3. 胀满、鼓胀。4. 北方方言，指用力以肩扛物。由此看来“夯”的音义和闽南语产生训读（“夯”呼讲切，近整上声。至于演变关系的脉络仍须另文说明。

24 汤廷池：《汉语词法句法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8 年，第 162-167 页。

25 邢福义：《“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语言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26 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 期，第 243-250 页。

- (29) 《苹果日报》最乡民的影音讯道动即时。  
(苹果日报)
- (30) 网路年度代表字“最乡民”“鲁蛇”紧追。  
(东森新闻)
- (31) 妈我在这！最乡民的老外郝毅博来了。(观察锭)

“乡民”顾名思义就是指乡下的民众，但在这些用例中“乡民”表示最亲近大众的人事物，语法上“乡民”作为修饰主语的谓语句如(30)，也当作定语修饰名词如(29)(31)，同时受程度副词修饰。但却不能放入比较句及重叠式。此类非典型形容词，如前述的“机车”、“芭乐”，近期还有“帝宝”，“帝宝”是台北最高档的社区，政商名流之辈居多，现在则用这个词表示奢华或是富贵。

- (32) 张三、李四你们真的很帝宝。(苹果日报)
- (33) 门一打开也是哇呜了一下!!!就真的感觉很帝宝。  
(随意窝)
- (34) 经过一年装修，我家成了超帝宝。(ptt 实业坊)

再举“旗舰”为例，字典载“旗舰”是军事用语，作为名词指涉设备高阶的舰艇。但现在亦可用为形容词，修饰豪华、功能俱全的物体，如下：

- (35) 超旗舰特快车 Alpina B7 Bi-。(车讯网)
- (36) BenQ 超旗舰电竞 Z 系列显示器。(购买网)
- (37) Seven Star 七星级超旗舰款拉筋气囊按摩椅。  
(奇摩购物)
- (38) HTC 本年度最旗舰的机种上市了。(安卓新闻)

“旗舰”由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并受程度副词“超”、“最”修饰。而且与形容词“旗舰”搭配的名词，基本上都是高端产品，突显出与众不同的规格配备。上述由名词活用为形容词皆属边缘性。相较之下“台”具有典型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39) 热爱宝岛多元化老外自认很台。(联合新闻网)

(40) G点韩式炸鸡~台台的味道。

(41) 谁能比我台。(yam 天空部落)

(39) “台”不仅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40)还可以重叠作为定语修饰名词，(41)也能放入比较句中。“台”出现之初表示粗俗之意，但经过语义内涵流失即语义淡化(bleaching)后，贬义色彩漂白甚至还带有一点的褒义如(39)，突显出老外在台化的表现。对比之下，早期由名词活用为形容词的“土”(落于俗套)尚未出现语义淡化的契机，还是作为贬义使用。其他还有像是“门面很中国，饭菜很泰味”、“潮男潮女最爱66号公路餐厅很美国”、“新北平溪区很日本的菁桐老街”诸多由专有名词转为形容词用法，归其原因可能与写作修辞风格有关。

另外还有从方言借入华语的形容词，如“幼齿”在闽南语中可做名词及形容词使用。颜秀珊将方言里带有古风色彩的词称为“复古词”，并指出《隋书·徐孝肃传》“唯孝肃性俭约，事亲以孝闻。虽有幼齿，宗党间每有争讼，皆至孝肃所平论之”。<sup>27</sup>这里的“幼齿”是指初生之牙，之后借代为年纪轻的女性，如“47岁警长吃幼齿拍16岁少女裸照”。但是引进到华语后不仅形容女性，亦可形容男性。如下：

(42) 最幼齿宅男女神14岁小可爱长大了！(东森新闻)

(43) 最幼齿！英5岁男童成微软电脑专家。

(三立财经台)

(44) 史上最幼齿黄金单身汉。(时尚网)

(45) 脱线风流到70岁：玩就要找幼齿的。(奇摩新闻)

前述三例都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的“幼齿”也是非典型形容词。例(42)是针对“女神”修饰，而例(43)(44)显然是指男性，因此“幼齿”所修饰的物件已经不分性别；例(45)“幼齿的”形成名词化(nominalized)用法。

27 颜秀珊：《台湾华语中的闽南方言词初探》，《新竹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08年第1期，第49-68页。

## (二) 名词活用为动词

口语常见的名用为动，如“百度”、“google”、“mail”原本都是商标公司专名，后来形成动-补结构（“百度”、“google”一下、mail给我）。这两家公司是目前较大的网站群体，借代为搜寻的动作。除此还有从名词借代为表达身体知觉感触。例如“电”。

(46) 女人要的，就是那一瞬间被电到的 moment。

(东森新闻云)

(47) 张三这小爬虫上次被李四电一次就乖乖闭嘴。

(ptt 实业坊)

(48) 连辩论口齿伶俐柯营忧被电爆。(苹果日报)

“电”原指物理上的能量，因此常用“停电”、“触电”。“电”从名词活用为动作知觉的动词，是来自于词汇隐喻的通感（synaesthesia）关系又称联觉，即某一感官所受到的刺激会给另一个感官带来相似的感受<sup>28</sup>。这种联觉感受近似于“望梅止渴”，虽然未确实接触但却真实感受。“电”表达了肢体接触电击后产生触麻的感觉，透过隐喻和语境的运作产生不同意涵，如(46)的“电”表达的是眼睛一亮的“电”仿佛惊醒、唤醒新的知觉。(47)(48)则是出现在彼此相互较量、胜负对立的情境，意义近于华语的“战”。同时注意到“电”出现在被字句中，其动词则是动作及物动词，受事者是句子的主语，而且也可以带补语如“电爆”。与典型的动词不同，“电”不能出现在正反问句（电不电）或是带体标记。因此，这种由名词借代为动词的用法，可以说是非典型动词。除了知觉感触借代，还有因为禁忌所产生的名词借代如“炒饭”。看似是一种耳熟能详的食物，但实际上却是不方便说出口的禁忌，如下：

(49) 经常炒饭对中老年男性心脏健康有益。(随意窝)

28 戴卫平：《词汇隐喻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2014年，第124-134页。

- (50) 阿花蹦半球捞金；拚做人，羞认天天炒饭。  
(Yahoo 奇摩新闻)
- (51) 每天都听到隔壁在炒饭；该怎么办呢？  
(Mobile01)
- (52) 千万别说！8 句男人不该在炒饭时说的白目话。  
(GQ 男人网)
- (53) 罗志祥自曝：很多年没炒饭，第一次在 15 岁。  
(ETtoday)
- (54) 张三自爆性事；拒绝一周炒饭三次。(ETtoday)
- (55) 一晚炒饭两次！60 岁阿花携夫高调晒恩爱。  
(ETtoday)

上述各例的“炒饭”借代为表示鱼水之欢。表示动作的“炒饭”可以受时间和频率副词修饰 (49)(50)，表示经常性的动作。还可出现在进行体标记“在-”，进行体所表达的是某一时点正在进行的行动或事件<sup>29</sup>。所以例 (51)(52)“在炒饭”即表示当下所听闻到的动作进行样貌，而例 (53) 否定词“没”则是用来否定一个动作动词的完成式<sup>30</sup>。“没炒饭”表示很多年未成这个动作事件。动词“炒饭”还可以带次数补语，表示动作次数的动量，如例 (54) (55)。

### (三) 名词活用为量词

量词 (measure word) 和类别词 (classifier) 在语言学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计数、计量的功能；后者是针对后接名词属性的语义划分。这样的界定是可以涵盖大多数的语言事实，但仍有少数难以界定，“手”就是一个例子，本文暂时采用量词这个名称。先看用例：

- (56) 酒量不好的，灌上一手啤酒应该足够麻醉了。  
(健康杂志)

29 屈承熹：《汉语功能篇章语法》，台北：文鹤出版社，2010 年，第 129-133 页。

30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407-414.



(57) 一到包厢看到 MENU 傻眼，一手啤酒只要 198。

(Facebook)

(58) 来一手飞牛牧场·牛奶生活馆·鲜乳 6 瓶装产  
品编号。(Yahoo)

曹逢甫等指出“头”、“脸”、“嘴”、“口”这些身体部位词常被使用为量词<sup>31</sup>。而例(56)-(58)以“手”作为量词是新兴的用法。而且“一手”是表明明确数量为“六”同时所搭配的名词是瓶装或罐装的饮料，其他的物品不能使用。和“把”不同的是，“把”表示用手掌握的量(handful)所以能说“一把米”，对于后接名词成分并无特别严格的限制。相较之下“手”的制约较多，作为表数后接固定名词。特别说明的是“一手”已经词汇化(lexicalized)固定成词，无法替换数词产生“两手”或“三手”等。究其原因和语言进位有关，因为“打”表示“十二”的计数用法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数”的概念，因此“两手”就无法再占一个表数功能。为何用“手”借代为“数”的概念？可能和语言接触有关。李壬癸指出世界上采用十进法的语言占绝大多数，如汉语、英语、南岛语等等，也有不少采用五进法的语言，如平埔族巴宰语<sup>32</sup>。南岛语的“lima”或“rima”指“手”同时也是“五”，数字六到九的概念是采用五进位加法，如：“六”等于“5+1”；“七”等于“5+2”以此类推。赛夏语的“二十”是从“人”派生而来，因为人的手和脚共有二十指。这个以“一手”表“六”的概念可能与南岛语进位概念有关。<sup>33</sup>

#### 四、台湾华语中方言词的词汇化类型及功能差异

词汇化(lexicalization)的定义至少可从两个面向讨论：有的从语法结构而论，如Harris and Campbell指出词汇内部的语素(morpheme)经由重新分析(reanalysis)后被“吸收”

31 曹逢甫、蔡中立、刘秀莹：《身体与譬喻——语言与认知的首要接口》，台北：文鹤出版社，2001年，第131-144页。

32 李壬癸：《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科学人》，2006年第9期，第5-12页。

33 李壬癸：《人体各部位名称在语言上的应用》，《语言暨语言学》，2007年第3期，第717-722页。

(recruited) 进一步“凝固” (cohesion) 成词, 形成具有语法功能或辞类的词汇; 有的从语义讨论, 如: Bussmann “词汇组合原则”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 指词汇形式的非字面组合 (non-compositional) 产生成语义 (idiomatic meaning)。<sup>34</sup> 像花名 “Forget-me-not” 华语称为“勿忘我”其字面意义已经无法察觉是花名, 而是带有不可推知的义涵。Packard 也谈及了词汇化的定义, 他依据该词汇本身是否具有非字面组合性, 语法关系是否可辨别, 进一步将词汇化作了下列的分类:<sup>35</sup>

表 2: 词汇化类型差异

Category	Lexicalization type	Word component meaning	Grammatical identity of relations	Examples
1	Conventional	Full	Present	爬虫
2	Metaphorical	Metaphorical	Present	电影
3	Asmantic	Opaque	Present	问世
4	Agrammatical	Full or metaphorical	Absent	学究
5	Complete	Opaque	Absent	压根

例如“爬虫”可直接从字面提取语义, 结构上属于动宾式; “电影”是部件间的隐喻关系“影”其实是“影子”, 语法关系是两个名词并列。由第一类到第五类, 即是低到高词汇化程度的排列, 这是一个连续统 (continuum) 序列。当词汇语义和词项语法成分越不容易辨识, 其词汇化程度就越高, 如: “学究”带有隐喻义, 个别结构是两个动词并列, 但完整的词项却是一个名词, 即为“异心结构” (exocentric construction), 又如“压根”并不是字面义, 其完整词项 (gestalt word) 入句后呈现为副词性。如: “他哪有那份心眼, 压根他也没那份能耐!” 当做后一句的句首状语。本文将立足于 Packard 的五项分类<sup>36</sup>, 试图对台湾华语中的方言词

34 Hadumod Bussmann: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35.

35 Jerome L. Packard: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2.

36 Jerome L. Packard: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7-208.

进行分析。我们所使用的是口语和新闻语料，并以《全球华语辞典》为辅助。

### (一) 约定性词汇化 (Conventional lexicalization)

此类是程度最低的词汇化，词汇内部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容易辨别，像是“办桌”、“剉冰”能进一步的拆解为短语。如下例：

(59) 想吃的美宝—沃田办桌安心吃全台。(中时电子报)

(60) 阿嬷想吃团圆饭 16 岁孝孙奔走办十桌。(奇摩新闻)

“办桌”是台湾传统文化之一，可以在路边看到人们挤进帐篷里，享用着路边的盛宴。其词汇语义透明可见，也清楚理解是动宾式，入句后也保持其动词性特征。而且也能形成数量词短语，显现词项本身仍具可离合性 (separable)。相同的用例如“剉冰”也是动宾结构，个别字面义和完整词项义紧密相关，亦可为短语。

(61) 蛋糕 + 剉冰新旧混搭变多元延续消费力。

(蕃薯藤新闻)

(62) 一大包只要 50 元，老板还会附送剉一大包冰。

(痞客邦 PIXNET)

相同具有动宾结构的华语方言词还有“收惊”、“卡阴”如下例：

(63) 卡阴处理 DIY，收惊 DIY。(痞客邦 PIXNET)

(64) 有带宝宝去收过惊的水水们请进。(婚礼情报)

(65) 因为身体的一些症状，让我开始担心起自己不是被卡到阴。(PTT)

(66) 卡到阴即“冲煞”！冲煞的由来。(随意窝)

“收惊”和“卡阴”不论是语义或是词汇内部结构都很明显是动宾式。因为词汇化程度较低，所以词汇内部的组合性灵活，“收惊”能进一步分解为“收过惊”加入经验貌的体标记。“卡阴”同样因词汇化程度较低，即便带有方言色彩，也能很轻易地看出其

代表的意思，就其结构上也能从复合动宾的“卡阴”形成“卡到阴”。相较之下带有附加成分的“阿X”就无法进一步离析。前缀“阿”是附加在名词成分或亲属词之前能表示亲昵。以“中研院平衡语料库”所寻，在一般非正式的语体中多见“阿兵哥”文雅的语体则用军人。

(67) 开着杂货店、洗澡堂等只赚阿兵哥的一点薄钱。

(天火字典)

(68) 我才二十五岁的芳龄，而且我父亲是军人。

(随意窝)

“阿兵哥”中“兵”承载了主要的语义，结构上也是由两个名词“兵哥”并列复合而成。前缀“阿”是带有方言色彩的构词法，像是闽南话的亲属词“阿公”、“阿娘”、“阿爸”或是人称别名“阿狗”、“阿三”等等，所以“阿”体现比较亲切的称法。上面这些华语方言词，大多能够“望文生义”可从字面或是词汇的语素意义了解，但接续有的词汇语义和结构需要“拐弯抹角”的理解，如下面的几种类型。

## (二) 隐喻类词汇化 (Metaphorical lexicalization)

隐喻词汇化是指词汇内部元件(语素)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同时基于相关性形成隐喻的解释或理解，词项的语法关系存在。在我们所见的语料中，隐喻性的词汇化多用来借代指涉为人。诸如：“幼齿”、“好兄弟”、“老芋仔”、“黑手”、“大尾”、“白目”。其词汇结构属于“修饰语-中心语”[[Modifier][Head]]的偏正关系。请看底下用例：

(69) 13岁幼齿女神美艳如花网友。(苹果新闻)

(70) 美急色女师专吃幼齿，三高中少年受害。

(苹果新闻)

谢菁玉、陈永禹和颜秀珊把“幼齿”称做“复古词”(revivals)认为这些古词汇遗留于闽南方言中，藉由词汇借用又再度地使复古

词在华语中复燃了起来。<sup>37</sup>“幼齿”可以当作主语用以形容年纪小的女子如(69)。但是,例(70)也可以当作动词宾语,借代为年轻的男性。可见“幼齿”的指代和修饰物件已经不限于性别。从词汇结构来看“幼齿”属偏正结构[[幼][齿]]N其完整词项在句中当主语及宾语相同用例如:

(71) 被前夫押上山向“好兄弟”求救获释。(联合新闻网)

(72) 内湖区公所弊案柯P:“老芋仔”的错。(自由时报)

(73) 协和工商汽车科全班唯一女黑手表现不输男生。

(Now 新闻)

(74) 六星级永越沦行贿黑手。(苹果日报)

(75) 跟 15 个大尾 Designer 偷偷学招。(科技报橘)

“好兄弟”的字面意义是表示手足间的亲情,但是在委婉语的交谈语境下却是指不便说出的“鬼魅”。“老芋仔”表示外省人,本省人则称为“蕃薯”,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这两组词汇义无法从字面得知,内部结构也是属于偏正式修饰名词性中心语[[好 M][兄弟 H]]N、[[老 M][芋仔 H]]N 外部词汇也同属名词,形成向心结构(endocentric structure)。例(74)(75)一般口语中会将前者读作闽南语的“乌手”(oo-tshiu)表示从事器械维修的人,意指因为长期沾染大量油污而来。例(75)则为华语读音,意思表示在幕后操作事态的人。两例都是以部分“手”代替全体“人”。词汇内部中心语和外部词性同属名词入句后充当主语。(75)的“大尾”一般用来指称鱼类动物的体积很大,经由语义转移后形容具有较高能力或是地位高的人们,除此近期还有“大咖(骹/Kha)”用“骹”(脚)来形容能人高手,和大陆普通话的“大腕”相同。根据 Packard “Headness principle”(中心语原则)双音节名词的名词性中心语在右边[[X][N]]N;动词性的动词

37 谢菁玉、陈永禹:《国语中的闽南语借词对国语所产生的语意影响》,《第二届台湾语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鹤出版社,1998年,第565-583页;颜秀珊:《台湾华语中的闽南方言词初探》,《新竹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08年第1期,第49-68页。

性中心语在左边 [[V][X]]V。<sup>38</sup> 由此观之，上述的语料整个外部词项的词性都属于名词，而其名词性中心语在右边，明显地符合“中心语原则”。但是 Packard 也承认这个“中心语原则”并不是通则，而是一种倾向<sup>39</sup>。像是“白目”其内部结构是 [[白 M][目 H]]adj，修饰语修饰名词性中心语，但是整个外部词项却是在句中当作谓语形容词，如下两例。

(76) 张三才是真白目他不可能是编辑委员。(南方快报)

(77) 齁！这些人真的是有够白目啦。(创意芭娜娜)

“白目”的意思是描述不识大体、不知道看场合说话的人。此两例都是用以指涉主语“张三”、“这些人”，并且受“真”、“有够”程度副词修饰，“白目”并不能单独的当作主语或是宾语。附带说明“齁”(honn)也是近期常用的语气词，用来陈述不耐烦的感受。其他常见的词汇如“变天”原指天气变化，后来引用为表示选举后的政党改变。“菜市场名”并不是指买菜的市场，而是指姓名非常普遍就像到处可见的菜市场一样。从上面的简述“隐喻类词汇化”或以部分代替全体，或以委婉表达呈现隐喻样貌，而其词汇内部的结构易于辨认，入句后也能充当语法角色。

### (三) 无语义性词汇化 (Asemantic lexicalization)

和上类相比“无语义性词汇化”是指从历时发展来看可以从个别语素得知词汇的涵意，但在共时层面就无法从字面义获得。虽然语义不透明但是仍然保有语法关系。如：“奥步”、“洗门风”、“夭寿”和“乌青”。这些词汇中有一个语素是意义的核心，并且具有古雅的历史语义。底下说明：

(78) 选举期间有很多奥步，提醒检方慎防选举奥步。

(中产)

(79) 犹如法律认证的洗门风！(苹果日报)

38 Jerome L. Packard: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9.

39 同上，第 74-83 页。

“奥步”是指不好的招数，“速配”指的是配对，这两组词结构上都是偏正式，主要是因为语义中心在“步”及“配”。在闽南语中“步”可以指手段、方法。例：偷食步 *thau-tsiah-pōo*（不依正道的方法）（《台湾闽南语辞典》）。《康熙字典》载“步”可以表示“步骤”如《后汉曹褒传》“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宋均注云：步谓德道用，日月为步，时事弥顺。可见“步”的历史语义和“顺序/次序”有关。“奥”是闽南语“沕”（*au*）的音读字，形容东西腐败或是卑劣的人事物。“奥步”的词汇结构是[[奥]adj[步]N]N 中心语是名词，其外部同样是名词性，如(78)所示可作可数名词。“洗门风”是一种非正式的道德制裁，按民俗的说法是犯行者自认罪刑后到对方家里清洗门楣，之后则衍生为各种公开赔罪的仪式。“洗门风”的结构是动宾式，但是其语义并非由字面义组合而成，按赵元任的说法判断 V-O 结构词汇化为复合词有多项准则，其中复合式的 V-O 结构表达其特殊的意义，并且这个结构紧密而不可以分割。<sup>40</sup> 由此观之“洗门风”同时符合此两项，在特殊的语境下有其固定的习语义，而且无法加插其他成分（如：动貌标记）破坏结构，入句后“洗门风”作为表示事件的名词。这两组词汇，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尚未找到语源，主要是来自于口语的传播使用。另两个常见的词“夭寿”、“乌青”，前者在一般口语中带有戏谑的骂语，后者是单纯描述肢体受伤瘀血的样貌。如下：

(80) 夭寿！3.6 万户是铅水管水公司竟拒公布。

（苹果日报）

(81) 真夭寿！男爬超高椰子树连森林之王都笑了。

（Now 新闻）

(82) 张三跑市政摔了腿乌青。（蹦蹦网）

按照《台湾闽南语辞典》“夭寿”可当作动词，表示如“短命早死”，例如“彼の囡仔出世无偌久就夭寿矣”（这个小孩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可以引申为表示不满、惊讶或遗憾的叹词。例如：“夭寿！阮这条巷仔昨昏又阁着贼偷矣”（缺德！我们这条巷

40 赵元任著，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415页。



子昨天又遭小偷了)，如同例(80)一样出现在句首，引介对后面是事态的负面评论。其次也可以当作形容词受程度副词修饰，如例(81)这里的“夭寿”是表示引申为过分、恶毒。按其字面很难从共时理解。颜秀珊把这个词列为复古词，至于该词的来源为何仍需要进一步考证。<sup>41</sup>例(82)“乌青”两个语素均有历史意义。“乌”即为黑色，如：“乌云”、“乌发”。“青”也是颜色接近于靛蓝色。“乌青”是一组并列的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主语或是名词宾语。

#### (四) 无语法性词汇化 (Agrammatical lexicalization)

无语法性词汇化，是指词汇内部的语素一样具有语义（全部或隐喻），但语法关系不存在，相关例子如“吃人够够”、“盖仙”、“挂保证”。摘举如下：

(83) 开店又打周董牌张三遭吃人够够。(联合新闻网)

(84) 噱头状元大盖仙。(台湾电影网)

(85) 世界挂保证不裁员、不放无薪假。(联合新闻网)

“吃人够够”按其原始的结构应该分析为动宾结构，但是在此并不是真正的吃某个物件，而是带有隐喻意义表示“欺人太甚”、“吃定别人”。(83)句中出现了与介词“被”同样功能的“遭”，后头引介一个动作事件。因此“吃人够够”这个短语承担了动作动词的功能。(84)“盖仙”是直接借用自闽南语的词汇，其词汇结构不是动词的“盖”只是藉闽南语的音，“盖仙”表示“此人说话天花乱坠不可信”。在句中当作名词成分受形容词“大”修饰，但非形状的大小而是指超过一般的程度之上。(85)的“挂保证”和大陆普通话使用的“挂”不同。大陆普通话里动词“挂”后接具体的名词，如：“挂衣服”、“挂画”等，但“保证”却是一个动词。据此，“挂保证”的词汇结构并不是两个动词并列，语义核心是在“保证”并承担分句中的谓语动词功能。以上各例此类词汇化和“隐喻词汇化”的共同点是，语素成分均有部分带有隐喻意涵，但是前者的语法功能无法从词汇内部体现，后者仍保有词汇的结构性。

41 颜秀珊：《台湾华语中的闽南方言词初探》，《新竹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08年第1期，第49-68页。

### (五) 完全词汇化

最后一类完全词汇化，其特征为：不论是语义还是词汇内部语法功能都变成不明显。像是“鸭霸”、“凸槌”、“龟毛”、“唬烂”、“古锥”。底下各摘举一例：

- (86) 美国肥咖条款真鸭霸。(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 (87) 三星彩开奖造假? 摄影机凸槌啦!(中央社新闻)
- (88) 阿花自招难搞龟毛限制难伺候?(Now 新闻)
- (89) 名嘴爱唬烂被逮捕! 在节目上乱骗。(ETtoday)
- (90) 就古锥! 小乔治开心吐舌跟叔叔小时候比萌。  
(苹果日报)

这五个例子其共同特点都是直接从闽南语引借入华语，其语义都无法望文生义。在发音上都维持原始的闽南话读音。(86)“鸭霸”和“鸭”(ah)其实无直接相关，但是和闽南话的“压”(ah)应有谐音的关系。这里的“鸭霸”表示“霸道”做为形容词使用，陈述主语的行为和状态，并受程度副词修饰。(87)“凸槌”是表示“出错”在句中当作谓语动词，但其词汇内部已经无法进一步分析拆解，语义也不是字面义。“龟毛”表示“吹毛求疵、挑剔”在句中当作形容词谓语，成语中“龟毛兔角‘表示’不可能存在或有名无实的东西”是否有引伸的语源关系尚待考证。但可以理解的是“龟毛”也内含隐喻的手法。(89)“唬烂”当作动词谓语表示“说夸大不实的话”有时也可以当作及物动词后接被“唬烂”的对象(如：你最好老实说，不要唬烂我)其语源尚待考证。(90)“古锥”是表示“可爱”当作形容词，句中的“就”其实是闽南话的程度副词“足”(tsiok)的音读字表示“很、非常”，“古锥”其字面义并非语素当中的组合义。

## 五、结语

回顾本文所论述的两个议题，以台湾华语词汇转类为议题，讨论两大词类动词、名词向其他词类的转化，其动因是来自于语言使用的“动态”(emergent)表征。也就是说词类并不是如同字典所

载的制式用法，而是放在真实语料的情境中体现其结构和语义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词类的“活用”并非是先后的问题，更可能的是存在的语言事实及使用，甚至可能是语言接触后促使某些词的词性用法大量出现。所以也援引了语料库作为观察，也能发现同样的一组词在两岸的语料库使用中呈现不一样的比率或是义涵如“夯”、“乡民”。其次，本文藉由词汇化类型，分析部分台湾华语中的方言词，整体来说每一种词汇化类型均普遍存在，但究竟哪一种类型最为常见？是否也能视为台湾华语的特色？未来将深入以数据方式呈现，并试图与大陆、香港、新加坡的语料库做对比分析。

### 参考文献

1. 曹逢甫：《台湾话动词研究》，《国科会研究计划报告》，1990年。
2. 曹逢甫著，王静译：《汉语的句子与子句结构》，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曹逢甫、蔡中立、刘秀莹：《身体与譬喻——语言与认知的首要接口》，台北：文鹤出版社，2001年。
4. 戴卫平：《词汇隐喻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2014年。
5. 邓思颖：《形式汉语句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6.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7. 何万顺：《汉语中的语法功能及动词分类》，台北：文鹤出版社，1990年。
8. 李壬癸：《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科学人》，2006年第9期。
9. 李壬癸：《人体各部位名称在语言上的应用》，《语言暨语言学》，2007年第3期。
10. 刘月华、潘文娉、故鞞：《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1. 屈承熹：《汉语功能篇章语法》，台北：文鹤出版社，2010年。
12. 宋亚云：《汉语作格动词的历史演变与动结式的语法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13. 汤廷池：《汉语词法句法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
14. 汤廷池：《汉语词法句法续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
15.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
16. 王力：《古代汉语（修订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年。

17. 王力: 《中国语法纲要》,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年。
18. 望月圭子: 《汉语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 日本学生的学习困难点》, 《第七届世界华语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世界华文教育学会, 2003 年。
19. 谢菁玉、陈永禹: 《国语中的闽南语借词对国语所产生的语意影响》, 《第二届台湾语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文鹤出版社, 1998 年。
20. 邢福义: 《汉语语法学》,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21. 邢福义: 《“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 《语言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22.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 《现代汉语》,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23. 颜秀珊: 《台湾华语中的闽南方言词初探》, 《新竹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报》, 2008 年第 1 期。
24. 袁毓林: 《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中国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1 期。
25. 张谊生: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 《中国语文》, 2000 年第 1 期。
26. 赵元任著, 丁邦新译: 《中国话的文法》,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68 年。
27. Bernd Heine,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8. Hadumod Bussmann: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6.
29. Huang, C.-T. J., Y.-H. A. Li, and Y. Li.: *The syntax of Chines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 Hopper, P. and E.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 Hopper, Paul J.: Emergent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ahwah, N.J., &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1998.
32. Heine and Kuteva: *The genesis of grammar: a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3. Jerome L. Packard: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4.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35. Quirk, R. and S. Greenbaum: *A university grammar of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87.
36. Yiu-Kay Tse: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3(16), 2010.